

堤契诺之歌 散文、诗与画

TESSIN

〔德〕赫尔曼·黑塞 著 窦维仪 译

黑 塞 文 集

Hermann Hesse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堤契诺之歌 散文、诗与画

TESSIN

〔德〕赫尔曼·黑塞 著 窦维仪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堤契诺之歌——散文、诗与画 / (德) 赫尔曼·黑塞著; 窦维仪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7.7

(黑塞文集)

ISBN 978-7-5327-4233-2

I. 堤... II. ①黑... ②窦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 I516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0486 号

Hermann Hesse

TESSIN

Betrachtungen, Gedichte und Aquarelle des Autors

(c)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1

(c) watercolours (aquarells) Herman Hesse by Heiner Hesse, Arcego 1990

中文简体字本版权通过博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获得

图字: 09-2000-109 号

黑塞文集·堤契诺之歌——散文、诗与画 / [德] 赫尔曼·黑塞 / 著 窦维仪 / 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87,000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233-2 / I · 2381

定价: 33.00 元

本书作者黑塞（1877—1962）是20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，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、影响最大、拥有读者和研究者最多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已被译成53种语言，742种译本，总发行量达3000多万册，其中德文版600多万册，仅占五分之一，其余2400万册为各种文字的外文版。全世界研究黑塞及其作品的专著达50余种，博士论文2000多篇，刊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介绍黑塞及其作品的文章有5000多篇。

黑塞的作品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、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引起共鸣，是因为他的作品可读性强，反映的内容具有多元性，在承继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思想的同时，又将东方的文化和哲学思想揉合其中。

本书《堤契诺之歌》可以说是黑塞作品的精髓，它是一本散文、诗歌集，亦是作者对他在此之前所有作品的艺术理念、创作方法和哲学思想的归纳、总结和诠释，被许多专家和学者看作是一把开启黑塞思想之门的钥匙。

书中配有30余幅由作者本人绘制的水彩画和钢笔画，这给作品增添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译本序

刘永木

欧洲十九世纪初期科学上的发现，冲击人文思想，浪漫主义随之兴起，成为当时的主流，人们转而注意深奥不可测的大自然，收集民间歌谣、童话，进而创作“艺术童话”(Kunstmärchen)，生活因诗人的想象力而变得更加多彩多姿。

大约一百年后，二十世纪初期科学工业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，人类的物质生活享受，达到前所未有的丰盛。然而，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不是欢娱和幸福，相反的，科技结合了物欲，带给人类空前的灾难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，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诗人作家重新反省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。

人生的低潮·写作的高峰

这正是一九一九年赫尔曼·黑塞来到堤契诺(Tessin)的心情写照。此

时他刚结束战俘辅导中心的工作，天天面对战争及苦难的日子刚告一段落，时代灾难的震撼仍在心头澎湃，另一方面，他也面临了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、妻子精神崩溃，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安顿身心的地方，以便思考及创作。于是他离开了伯尔尼，来到瑞士南方、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堤契诺。一到此地，他便爱上了这个山间美景，创作力得以发挥，遂在此地完成许多重要的作品，例如：《流浪者之歌》(Siddhata, 一九二二)，《荒原狼》(Steppenwolf, 一九二七)，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》(Narziss und Goldmund, 一九三〇)等，这时他声名鹊起，同时享誉全球。

除了长篇小说的创作，黑塞同时也致力于小品文与诗，以抒发观感，这些文章，正收集于《堤契诺之歌》这本书里。堤契诺四面环山，湖水清澈，四季分明，但天气变化快速，难以捉摸。在这里，黑塞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大自然；他一有空便背上画架，描绘树林、葡萄园、农村；万物均有灵性，他一边作画，一边与万物对话，希望借由这种心灵的沟通，能与万物合而为一，于是，老树、山岩均成为他的挚友。他以这种唯心的大自然观，将自然视为研究或驾驭对象的科学。

黑塞是反现代文明、反美的，在他眼中，美国正是现代文明的化身。他在堤契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，创作之余和农人、村夫闲话家常，欣赏他们的质朴。堤契诺的居民作息一如远古，时间在此似乎停滞不前了，黑塞的思古情怀油然而生，流露于笔尖，因而想起德国文学史中著名的浪漫诗人艾兴多夫(Eichendorff)^①，仿效他唤醒酣睡于万物之中的诗歌，

^① 艾兴多夫(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)，一七八八——一八五七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，擅长描写大自然的天籁与神秘。

同时，他也回忆起施蒂弗特(Stifter)^①，学习他体会隐藏于万物形体之下的神性。在堤契诺，黑塞的创作真正继承了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，因而世人称他为“新浪漫主义者”。

理性与感性

黑塞企图超越理性，因而创造了“艺术童话”，《鸟》便是这种动机之下的作品。在一个外观看似神秘的叙述架构中，哲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逐渐呈现于读者眼前，谴责人的贪婪已达极点，也正因为贪婪，人在宇宙间孤苦无依。

这些新浪漫主义的心态，将堤契诺造就成为一个乐园，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，黑塞仿佛是中国文学中的陶渊明，堤契诺好比桃花源。事实上，黑塞对中国文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，在堤契诺时他完成的小说之一——《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》(Klingsors letzter Sommer)，是他自身成长的故事，书中的克林格梭尔(即黑塞)便将自己比拟为杜甫。然而，无论黑塞多么充满浪漫情怀，多么向往一去不复返的仙境，理性思考依然主宰着他；他引用艾兴多夫的诗，正是他自己心境的写照：

匆匆，啊，安详时分瞬间即至
我也将随之歇息，头上
美丽、孤寂的森林簌簌作响

① 施蒂弗特(Adalbert Stifter)，一八〇五——一八六八，奥地利浪漫主义作家及画家。

即使在此地，我仍是陌生的异乡人^①

这正是黑塞这匹愤世嫉俗的荒原之狼所渴望的，然而，唯有大自然可以怡然自得，人依然被排除于自然之外。“即使在此地”尤其说出作者心中的惶恐——原本以为来到堤契诺便能以大自然为家，能融于草木万物之中，但毕竟事与愿违。在这里，这位流浪者仍然无法悟道，必须继续流浪，克服各种障碍。

追根究底，黑塞的小品文是其长篇小说的注脚，将他内心的渴望、焦虑、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读者，这本文集助益匪浅；另一方面，黑塞对科技文明至上的排斥，对自然质朴的崇尚，也正呼应了现在许多有心人士的呼吁。

① 在艾兴多夫全集中找不到这首诗，也许是黑塞自己所作。

前言

生命当如是

福尔克尔·米歇尔斯

黑塞大半生岁月在瑞士南部度过；四十二岁以后，他便在此定居。从《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》到《玻璃球游戏》(Glasperlenspiel)，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均在此地诞生，而这些作品也奠定了黑塞在世界文坛的地位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间炼狱，带来了内在与外在的压力，让黑塞面临极大的冲击与改变，这一切，几乎令他承受不住。黑塞曾主编文化政策性刊物《三月》(März)达五年之久，这是一本对抗普鲁士王朝的傲慢与军国殖民主义霸权的刊物，但并未成功，黑塞因而举家迁离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。直到第一次大战时，他才能将“政治的德国”以及“家乡”和属于“语言文学的德国”区分。黑塞一生之中，从未曾像当年那般义无反顾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从一个志愿从军者转变而成反战者；他几乎完全压抑个人的诗人本质，成为记者、编辑、文化批评者，以维护他心中的德国，并对抗政治人物所标榜的德国，他也因此被贴上“叛国

贼”、“吃里扒外”的标签，声名狼藉。然而，他借由实际的工作，证明自己的文化事业是正确的，同时，他成立了战俘辅导中心，并自行编辑、发行慈善杂志；为了不受德国当局干扰，他使用了别名，以继续他的慈善事业，并针砭时事。

然而，这折磨人的奋斗不久便毁了他的个人生活，使他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雪上加霜。于是，他与妻子先后接受了心理治疗。

借创作舒缓痛苦

借由文学创作，黑塞暂时舒缓了痛苦；一九一七年秋天，他如火山爆发似的，在短短数周内将小说《彷徨少年时》(Demian)一气呵成，使得他在伯尔尼濒临断炊的生计，以及从事社会政治关怀的战俘中心，得以维持近三年之久。但就长期而言，只有彻底改变生活环境，对他才有所助益。将近十五年来，他努力将艺术家本质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(身为丈夫、一家之主及不动产所有人)合而为一，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当时他仍是德国公民，觉得有义务参与政治，并照顾为无意义的战争牺牲的同胞；他的所作所为虽值得敬佩，但这一切只是出于责任感的无奈行动。其实，他毋须为这个政权负责。他真正能负责的(这是他在这艰困的几年中学到的)，只有自己能掌握、能塑造的东西，以及与自己本质相互呼应的东西，即使这些东西并不为当时多数人所期待、所追求。

一九一九年，当黑塞结束了在伯尔尼战俘辅导中心的专职工作时，他的妻子已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家疗养院住了半年。当时，他的三个儿子

分别是七岁、九岁及十三岁，寄养在朋友家及孤儿院的附属学校，黑塞自己则渴望奔向南方。一九〇五年，他从瑞士东部徒步来到孔默湖与卢加诺，初次接触阿尔卑斯山南麓地区，他立刻感觉自己与此地声气相投，同时被此地的风景及生态所感动。

一九〇七年四月，此时黑塞已近三十岁。他再度来到此地，在一所自然疗养院工作，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工作。疗养院由一名工业家之子所创立，在这殖民地上住着一群遁世隐居者，他们满腔热忱地实验新的生活方式，以对抗威廉时期不可一世的市侩。他们研究新的生活模式，抗拒工业对生命的摧残，抗拒科技对大自然的破坏。黑塞在此停留了三个星期：“素食、戒酒、阳光、空气，如此简单、舒服的方式，治疗了我受伤的文学神经。原先，我曾失去本能，而那种相信意志自由的本能，对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。但此地使我慢慢地、舒服地恢复，贴近大众最原初的心境。”当时，他在给慕尼黑和巴塞尔的朋友的明信片上这么写着。这些听起来比他当时真正的心境快乐多了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他影射自己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意志自由。同时，其他的信与谈话也证明，虽然盖房子有其必要，但本质热爱流浪的黑塞，却对开始兴建中的住宅感觉不安、胆怯。

渐渐地，家中人口愈来愈多，慕名而来的访客也多了起来，成名的黑塞觉得不胜其扰。他的生活圈子日益扩大，愈来愈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，这使黑塞不快乐，让他兴起一个念头——在房子盖好之前，赶紧试试隐士般无欲的生活、与定居相反的生活。此外，叔本华和许多关于佛家苦行僧的书，也助长了这个念头。于是，他搬到蒙维利特，住在野外一幢木板屋里，处于半饥饿状态达七天之久，同时将自己半埋到土里，

试试泥土的疗养功能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快“僵硬了，快要长出根，并回到植物、矿物的生存方式”。他在《野人札记》(Notizen eines Naturmenschen)中如此记录当时情况。但这种实验所带来的心灵上的收获，其实极为贫乏。

邂逅堤契诺

一九〇七年，他在堤契诺停留，但当地独一无二的风景并未引起他的注意。那时他正自顾不暇。九年后，大战如火如荼，父亲又刚过世不久，黑塞再度来到瑞士南部，停留了十四天。此时，他的内心更悲伤，眼中看见的世界更显灰暗。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四日，他在罗卡诺旅馆写信给画家朋友恩斯特·克莱多夫：“在这里虽享有安宁、温暖的夏日，但内心却不平静。”他说：“我先前失去平衡，自从狰狞的大战以来，更是每况愈下……阳光、茶花、散步无法治愈我。这些都是自欺欺人。”

回到阿尔卑斯山北麓三天后，他开始接受心理治疗。他将心理治疗比喻为“狭窄的地狱隧道”：“穿过隧道、到达彼端时，就是蜕变过的自己；心灵经过抚慰、解析，又觉得舒畅。”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来穿过这个狭窄、地狱般的隧道。然后，他再度置身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阳光下。突然间，他眼睛为之一亮。一九一六年九月，他在给欧特·布杜尔的信中写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是否你认识堤契诺的风景。这样丰富、美丽的风景，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最南端，但一切给人的印象，却不是甜蜜而柔软的，反而是强烈而苦涩的。最美、最丰富的，莫过于绵延至山上的栗树林、长满桦木的断崖，以及阿尔卑斯山脉。有一次，我迷

了路，绕了一大圈来到阿尔卑斯山上，在森林中、野蕨丛中走了两个多小时，突然间几座石砌小屋出现在眼前……其中葡萄蔓生。千山万谷，亮绿的溪水汹涌湍急。”

此后，只要战俘辅导中心的工作情况允许，他便回到瑞士南部待上几个星期。有一位精神及心理医师的太太希尔德加尔特·容-诺伊格博伦(Hildegard Jung - Neugeboren)，在罗卡诺的蒙堤有幢避暑豪宅，专门款待艺术家，因此，黑塞也在那儿找到落脚处。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间，他在那儿住过四次，总共待了十二个星期，写下了堤契诺札记《漫游》(Wanderung)，并在动笔写《彷徨少年时》之前，开始作画。尽管早期在《漫游》一书中的风景插画过于纯真、幼稚，但却可看出黑塞的心理变化；他与往日已渐疏远，不再一意孤行地以新方式掌握新事物。随着大战结束，黑塞更加义无反顾。一九一九年四月，他将战俘辅导工作及创办的杂志画上句号，结束了以盈余帮助儿童的筹备工作，并封闭了在伯尔尼的房子。大战前，他才在一篇作品中将那房子描述为“梦想之屋”，如今它却已成为梦魇之屋。“宁愿当个怪人、流浪者度过半生，也不愿牺牲心灵，当一个尽职责的绅士。”他在给罗卡诺的容-诺伊格博伦的信中这么写道。

第二个故乡

他最想在堤契诺等地区的原始岩石、桦树荒野中定居。于一九二七年的《纽伦堡旅记》(Nürnberger Reise)中，他写道：“除了出生地黑森林之外，只有在罗卡诺一带，才觉得这是此生中真正的故乡。”

他开始在卢加诺南方找房子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初，他在附近的山村蒙塔娜拉发现，“高贵的废墟”卡萨·卡穆奇有一幢古老、巴洛克式的贵族房屋，房中有四个房间要出租。论舒适，这里远不及他在博登湖及伯尔尼的房子，但这幢房子的优点，却足以弥补其他的缺点。它位于卢加诺湖的半岛上，美丽无比，其视野穿越如丛林般的繁茂植物，可远望蓊郁山丘环绕的谷中之湖。他那位于博登湖畔、人烟罕至的房子，可以眺望博登湖西岸的瑞士，如今，他在堤契诺的房子，同样也可由瑞士远眺意大利。

新环境美轮美奂，但房子本身，以及诗人的财务状况就无法相提并论了。战败的德国开始通货膨胀，一九二三年年底达到最高峰。身为作家，黑塞从未遭遇一贫如洗的窘境，而除了自己以外，他还得负担分散各地的家人——三个儿子的生活费及妻子的医药费。即使他变卖了大部分的藏书，依然只能短暂地维持。如果不是瑞士友人博德默尔(H. C. Bodmer)及乔治·赖因哈特(George Reinhart)资助儿子寄宿学校的学费及妻子的医药费，黑塞绝对撑不过那几年。至于他自己，则尽量节俭。曾有一位老师请求黑塞送他一张照片，黑塞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回信：“我们这些住在外国的德国人，早已不照相了。如果每天有一块面包可吃，有一条小小的缝线缝补裤子的须边，那么就非常满足了。”

生活贫困的时期，也是他空前的创作高峰。如果天下太平，辛勤耕耘之后就能享受收获的话，那么黑塞当时也会成为有钱人。他在八个星期内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与最好的诗作，这还不包括无数的书评、短文，以及几百幅的水彩画。多年来积压、酝酿的创作欲，此时开始迸发，他的文字充满新的力量，强而有力。

黑塞到堤契诺四星期后，便写完了小说《克莱恩与瓦格纳》(Klein und Wagner)，他想借由小说的书写，一扫自己家中的悲剧的阴影。他开始从内心中一步步重建被毁坏的世界：“如果一株植物被折断或枯萎，”同一个月，他写给姐姐阿德勒的信中说，“那么它会赶紧结出种子，因为这正是它生存的意义。所以，当生活敏锐度受到伤害时，我会抽身回到工作，回到思考及艺术，因为那是我生命及存在的目的。”

之后，黑塞开始在小说《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》中，描写新居，以及他成为画家的心路历程：“我在炎炎夏日走过村庄及栗树林，坐在行军椅上，试着以水彩保留那红艳的魔幻。温暖的夏夜，我敞开窗户及大门，坐在克林格梭尔皇宫内，直到深夜，以歌谣的词句来歌颂前所未有的夏日；我使用文字比画笔熟练。”对出版商而言，这掷地有声的画者自画像，当然是多年来最美的小说。

写作、绘画相互辉映

从此，写作与绘画对黑塞同样重要，两种创作互相刺激、相互辉映。毫无疑问，每日与画笔为伍，令他的语言更绚丽、鲜明、清晰。相比之下，他画画的时间并不长，但在这方面的进步却十分神速。他努力不懈，学会了画出事物自然面目的技巧，不久，又开始实验各种不同的技巧，如粉彩画、油画等，最后，他发现水彩画的随性，最能表达他的想法，因此深入学习水彩画法。

有一段时期，黑塞擅长画风景、建筑与植物；他将这些主题简化为装饰性，色彩调和，并将其理想化。这段时期之后，他将色彩以马赛克

方式连接，更接近事实地描绘风景，直到他有勇气站在大自然之前，以更明亮的颜色，层次细腻、即兴地将这些主题入画：“色彩之间，彼此会产生某种音乐。”黑塞歌咏第二故乡堤契诺的水彩画约有三千幅之多，其中有几百幅是成功的作品。经由黑塞的眼光，我们看到堤契诺的脱俗，就好像今日我们看到普罗旺斯时，就会想起凡·高及塞尚的画一样。

黑塞终于来到终老余生的地方。他有那种到达目的地的感觉，享受着那种暴风雨之后的宁静，而在其作品及画中，则流露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及稳定感。

在黑塞的遗作之中，他为堤契诺所写所画的，远超过他自己收录入书中的。其中一部分于一九二六年收入自称为《画册》(Bilderbuch)的书中，其中包括一九二六年以前关于堤契诺印象的八篇文章。本书《堤契诺之歌》比一九二六年出版的《画册》具有更多堤契诺印象，因为许多文章写于《画册》出版之后；在编排上，则尽量以年代先后来编排黑塞对堤契诺的沉思、诗作及小说。这本书读起来有如黑塞的日记，原因在于他有勇气写下主观印象，以及其清新的书写方式。同时，这本书亦是对本世纪前半的批判的编年史。书中舍一般性的话题，专注于描写独特的景象，专注于对堤契诺风景、人文、建筑、宗教等各方面的描绘。有时，仿佛可在其中隐约看见作者的身影。

黑塞在堤契诺的前三年，完全过着隐居的生活，直到一九二三年起，每年冬天须到北方长期停留，同时旅行并朗读自己的作品。由于卡萨·卡穆奇的家只有一个小壁炉，无法让他撑过冬天的严寒，因此，他前往北方的巴登，以温泉治疗因堤契诺的寒冬而罹患的坐骨神经痛。

冬天前往北方的大都会，温热的月份又回到瑞士南方，本书中文章

的顺序符合黑塞的生活节奏。这种城市生活与乡居生活的交替变化，形成生活的对比及创作时的张力，因为每年从北方回到堤契诺后，暂别的距离使他对改变的观察更为敏锐。受到观光业的影响，堤契诺充满了观光客，一夜致富的外国人引进新的生活方式，破坏了此地独一无二的人文与生活风格。这一切，堤契诺当地人感觉迷失。于是黑塞在《返乡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他们却未曾注意，由于旅客络绎不绝，这中欧仅存的桃花源，一年比一年更像是柏林的卫星城。这里的车子逐年增多，旅馆家家客满，连脾气最好的老农也架起铁丝网，以免蜂拥而来的观光客踩坏他们的草坪；一片片草坪及一座座森林消失了，变成建筑用地，筑起了围墙……”一九二五年，在《南方陌生之城》中，他已预见新的趋势，并揶揄了这类的观光城市。

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两年，黑塞在一九二五年初与露特·文格尔(Ruth Wenger)结婚。此时他兴起一个念头，想在堤契诺买幢房子。六年后，美梦成真，一位慷慨的富人根据黑塞亲自设计的蓝图，盖了一幢房子，供黑塞终身享用。山坡上一片占地一千一百平方米的土地，让他能享受渴望已久的“园艺时刻”，翻翻土、种种花，这些工作和冥想一样，可以放松心灵，获得安宁。

新伴侣·新生活

房子盖好后，黑塞也有了人生的新伴侣。他与比他年轻二十岁、出身很好的露特心不甘、情不愿地结束了婚姻。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。一九三一年，房子落成不久后，他与妮侬·多尔宾(Ninon Dolbin)结婚，